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一

問答一



七契八首

七勵八首

七契

梁昭明太子

奚斯逸士肥遁棄榮蓮峯於焉刻跡灌水是用庇形口不
 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八聲鄙巢父之稱哲笑蘇門之爲英
 鵠蓋龍旂初不關意鳳吹鼉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
 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
 君子詞若湧泉言踰却秦之魯辯超稷下之田欲抑則大
 鵬垂翅欲抗則尺鷃冲天聞逸士之懷寶乃拂衣而造焉
 駕兩驂之如手乘輕車之若流爰自畿甸徑造山周傍瞻

虹見俯眺雲浮鳴禽聒耳零霧蔽眸唯一壑之爲阻無三
逕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崑雖跋涉而不休覩逸
士之所託其爲居也寂焉而靡所聽瞑然而無所瞻三春
蔓戶八桂攢簷華門鳥宿圭竇狐潛風來室搖霧下窓霑
寔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曰蓋聞智士不希
狷介仁者莫有迷邦傳說終受殷爵呂望遂啓齊封余敬
吐誠而畢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潛
幽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君子曰若夫夾鍾之節春景依
遲碧樹初榮綠草含滋春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
士萬鍾之家招搖隆富徵集豪華駕紫騮之馬乘青蓋之
車出自高宇行無挾斜陶嘉月而結交遊藉芳辰而宴朋

友望宜春以隨肩入長楊以携手金盤薦美藉之珍玉杯
沉縹清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留一作
光將夕飛觴引滿奮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雕
蟲之賓加有清談之客論同炙輶藻若陵雲戴憑不能高
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折無細不分搦蘭玉振下
筆蘭芬乃亦六郡木疑非直三蜀茂聞屬虞泉氣晚朗月
潛曜清卮未闌宵景方照竒舞逝作名謳斯召約綽妍姿
嬋媿宜笑綺縠風吹珠璣星耀齊竽颺參差之響趙瑟奏
鏗鏘之妙茲亦遊讌之至娛子能偕此而爲樂乎逸士曰
輕蕩遊觀非予所耽得性行樂從好山南君子曰輔性和
神實惟至味非直方今見重乃亦一作自古攸貴不周之

和調腸補一作胃雜以龍肝饅炙豹一作舌猩唇劉氏之

醢范公之麟鶴出雲際鱗來江岷蒲俎芬馥古聖所珍其

酒則蒼梧九醞中山十日取壁湛露擬之飴蜜百味交馳

三雅間出若其珍異則脩筵斯溢千品萬類不可詳悉西

母靈桃南楚萍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湖畔之柿江陰之

橘張掖白柰恒陽黃黎河東洗犬隴蜀蹲鴟並怡神甘口

窮美極滋加以伊公調和易氏燔爨傳車渠之椀置青玉

之案瑤俎既已麗竒雕盤復為美玩子能與一作予而亨

之乎逸士曰甘臙腸腐五味口爽伊人素蓄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肩合

相平腹應圖激電比速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駿赤兔莫

與爭途異態躡蹌竒姿倚倚逸足驟反遊雲移駛形函遊

華日不暇徙迺飾金羈之昭晰加以玉鞍之輝煥連乾麗

靡輕蘇粲爛逸氣既為勝矚羨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

流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

就一作予而乘之乎逸士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粵今樂

靜豈能感娛一作豈感吾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鮮衣冠鷄鷄之長纓若曾雲之零

霏琅玕珩珮言飾于背飄颺輕裾是用曜軀方空之綬弱

紈之蕉暑纒炎而已却風未至而先搖既唯照麗兼以輕

鏘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舒光至夫杪秋既謝寒緒中

人則輕狐稱羨豐貂表珍斯乃赤也所以去魯孟嘗所以

出秦步光之妙櫺具之華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
飾以蓮花其任則百冶精銳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爲美服
襲稱減固乃龍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幽通神化其妙難
詳將與逸士服之以相狎逸士曰紛絺避暑緼袍禦冬鮮
麗綺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抽葉青葱結根善地擢幹華嵩栖鳳曾
山之側裁龍平陵之東拂曖暎之高雲鼓梢殺之雄風苕
亭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班輸琢鍾製起玄脩形
踰綠綺與金石而鏗鏘共絲竹而曼靡托北方之佳人命
高樓之杞氏間以巴隴才僮邛郫妙妓騁獸爲之輟馳飛
禽爲之不徙加以荆和之飾照耀柘絲之絃激揚三聲吐

韻四結流唱辭高薰奏響溢芝房竹來嶰谷律寫歸昌再
鼓而玄鶴集九成而儀鳳翔初音魚踊餘妙繞梁何止田
文慨慷劉靖心傷而已哉中山青曲若折而和揚美目以
流眄啓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望洛水兮有
好仇縱輕權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憇諸閔館玉
宇明華文階燦爛璇題昭晰珠簾雉煥身託瑇瑁之筵目
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諸和性之樂豈非綺麗之觀哉逸士
曰居茲四郭寧辨五音靡曼不極君子弗欽雖聞贍辭之
銳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縷初榮幕鷺北
反沙鴈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獵以娛情使櫪無伏馬

卷靡遺行執戈於芋眠之野鬻弧於曠浪之陰養由輕盼
則林摧鷲獸蒲且效技則虛下翔禽騰猿蹙其足媿虎不
擇音掩兔麟鹿既茂古之焉有填坑蒲谷亦眇昔之上林
至於輕繳纒飛則連鴻解羽微纖始放則並鱗失波豈論
玄泉之則寧願將邀之歌弭節言旋禽不可筭周旋眺覽
足爲京觀子雖山栖其從此玩逸士曰解網垂仁殷王美
則聞聲不食孔聖淑音害蠢類而爲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美養禾君人愛士澤被無垠光照郊鄙蒲
輪必鄒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子大漢愧得人之盛
有周慙以寧之美萬國若翁從一作同四海同使指刑措

弗用圖

一作
理

囿斯虛既講禮於太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

載戢史無絕書銅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與歌
元帥竒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采
椽之義却璫瑁之榮當朝有仁義之睦邊境無煙塵之驚
信如四氣明並三光厨萋挺茂堦實比芳瑞鹿擗素祥熊
耀黃靈禽樂園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協之應玉羊
丹鳥表色玉露呈瀼野絲垂木嘉苗貫桑固以德苞子姒
道邁虞唐六合寧泰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詎勞
一卒西域獻琛鹿蠡稽顙以悛惡樓蘭面縛而革音吾疑
皆去鼻飲之穴棄鳥舉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福
此嵩岱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逸士
曰鄙人寡識守節山隅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以糜軀請

伏道而從命願開志以滌慮

七勵

梁簡文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於蓼水之
側放心於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谷飲絕際
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駕絳螭丹
旌鳳轉碧幔雲移映玉軟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橋
一作嶠之夔阻歷五曲之嶠危路入閭風道經通谷橋塗泱
漭路林蕭蕭石磴穹窿松關重複羊腸望斷遂路迂餘非
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薜苔沒砌幄葉斜林千
峯沓頂萬仞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榮重陸右背高
岑煙霞罩日石澗籠陰聲音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

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倍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
欲說子以默語之術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
德寧忘潔已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寔寄閑宮跨危樓於杵詣挂日景於
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照曜玉壁玲瓏
文窓洞右飛閣陵東桂柱通光雄梁亘日壁鏡鈕懸抽荷
井出中宿錦筵長廊周密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閨温煦
夏室含霜圖以珍恠畫以禎祥瓊茅秋藹綠蕙春香植宜
男於粉閣樹君子於椒房迴風煙於璇題垂珠璣於玉箱
文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陟遊踐望遠通疎擢素藕於石
鏡蹇蔓草於康衢若荆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

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遊心蓬蒿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粧嚴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壘稱華組帷
粲絲緹含葩丹墀聚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章
甫雉緝霜鮮秦絲園縷鳳色龍分鴛文鵠聚瑀紛瑤席綺
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瑋瑁散似綴珠離如並績蜘蛛弄
巧越女調樞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莞金鬢溫麗瓊臺密
華承寢當戶之穀大文之錦華蒲萄之綺袞麗芬若之丹
枕金蘇翠幄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
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飴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貞正乃使有
伊之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庶天地之聲

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鸞頷玉精離紅之膾勺藥之羹蒙
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
菜纍似穀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絳若乃越梅變
實楚醴方添陳晨鳧之美味薦雋鷲之肥緝洗以三危之
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薤沸烈露葵繁舒芳菰之菜白
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菹素醪浮氣酃醪凝
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
之輕蟻一作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
曰藟藟可膳薇蕨堪食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釣臺之樂萬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
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縷器倕雕孤一作孫枝伶律奏

白雪之楚緩陳亭席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漸
 離繫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戶一作眉之清音至
 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遠一作表流歌於東夏出秘舞於京
 華金鈿設一作沒翠步搖藏花遙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鬢如
 點纖膏成削玉齒笑容紅粧綽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
 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嬋珥瑤璫之陸
 離芬芳於梧一作梧春之苑灼爍於長州之中于時斜光西
 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觀者盈淇令
 二鷺之綴翼使八鶴之增悲明君之為之歛衽施為之解眉
 於是蘭閨寂晚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
 歌曰酣醕半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

極迴簪轉笑思自親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
 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實冥昭玉
 牒於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牧上客揚馬俊人揮金
 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權萬古弋釣陶甄
 池中水黑席上稱珠判二氣之氛氲辨六爻之終始鳥變
 龍工鳳書雲紀辭弘八索辨崇三耳至如范睢折脇豫讓
 拉齒禮竭中心報深國士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
 金堤望楚都之揚塹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
 君之傳噐仁漢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奧籍得性之林圃
 予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清顏頓解高意

曰僕雖野墮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氲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自古
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犧年吐霧藏妖聞之堯
日至於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層美道德漏重
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禮不沫皇仁於是騰
三泉之宵漫戴五旗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北
邙拭龍泉之雄劔瑩魏國之寶刀銛踰巨闕利擬豪胄至
如牽鈎壯氣斗膽雄心緣腰白玉帶珮黃金酬恩報死尅
遠長岑騾裹白鷲耀躍青離五玉察善十相無遺連腰錦
帶半足塵飛標威於鴈門之境振旅於龍突之鄉若乃驚
沙絕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素改玄鬢斑
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陣背
却月而相望旗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驂傷前鋒紛其易
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於是呼
韓頓顙龜茲銜壁羊牽旣桓熊山已積九截同文八極齊
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詔美此亦天下之
壯績予能從我而效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
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璧儀照

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勛滄海碧徹黃河一作流黛

文愛人育德澤等春雲一作工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裳進

士清襟俊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藏名之老河泗

文苑英華卷一百五十一
無洗耳之翁德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孤
尾既九茅脊復三金船樣寶銀甕呈甘康歌壤笑悅禮樞
談隆周謝德盛漢知慙慈照無疑生化湛靈覺散滂弘淳
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無學三明鑒道六度弘風出塵
照苦入冥觀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無隱瑞
百神受職三苗奉義石策一作紫泥繩金玉刺或託飄梁
甫權卧德而龍盤或織簪渭濱耻藏名而鳳跂於是露點
飴密溜泓澄於玉掌雲垂五采覆綺旒於仙樓漾醴泉於
浪井拂垂楊於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觀色
內動神貌外移忽正山中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機往
聖儻不遺滕叟亦願順來命 文苑英華三百五十一卷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二

雜文二

問荅一

七召八首

對蜀父老問一首

七召

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器

吉吊切高聲大呼也一本作喪古喪字

侶

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
無主聞鍾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春花蒲野
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
壹一作燃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
所耻命徒御以絡繹將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
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龍至深潭之澗溟有洞室之穹

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
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曠朗於是整容投刺屣
履一作倒屣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
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群鳥
獸以為娛處貧賤而不忤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隕獲至
乃喀喀死於道邊瞽瞍填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
而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
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
足下以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植同起
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
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育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

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
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
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墻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
既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作碎易沙板金鋪紫柱玉舄
煇煌燿艷碾礪搏散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壁璫
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
寥沉亦憑高而決漭聞疾雷於階陛一作板弄犇星於帷幌
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闈南注長廊綺䟽交映鏤檻
相望鷺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捋動雲鳳矯而欲翔
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閩之巒岬比滄溟之瀆漭
其中則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

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
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
春蒲摘其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
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節家且自安乎容
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虛

掌雞跖猩脣鱔子林切魚兩味玄犀五肉捨如鳳巢剖胎豹

腹三嚙其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豉河

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糝蘇菽以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

魚稍割其無傷黿羨流蠶蜚醬先嘗鱠温湖之美蚶切丙

亢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蜃白似飛霜蔗有

盈丈之名桃表蕪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為鉅野所出

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相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

石密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

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疑星稀蘭英縹

潤既夷志於坎壈亦懷忘於鄙恡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

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寧其醇酒既深悟於腐腸

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

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

里經一作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里一作皓

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颯沓傾城國以

誼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攔也疑作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至廼

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

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涕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媯然而

微笑嶰谷調一作棲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鵠之柯綠珠絳樹

宋獵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

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珠一作珍象簟展

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轉步想象以頓足腕躡

連一作躡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鳥

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距

鷲之長氈燭中一作羽帟而動爛香山一作薰蕙帳而微烟願橫

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

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

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

揮雨起渥洼流頰一作赭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犇星

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丞徒駭而聒

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且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三面犬

號驤螭薦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迥超危衝林跋

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陵陸鳥不及飛獸

不遑伏既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一作躡實駭而自

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日傍窮劫

剖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臙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
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
牛鴈聞弦而跼墮後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耻漢帝
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聘傷
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竣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

落一作竣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顧兔而纔滿庭柯而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

栖託擾擾摩有麟麟方駕立怵迫於毀譽獨慙勤於用舍
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
厦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
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

靈玄若乃壁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旣變
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夭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
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
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
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遊玄圃
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苑
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
指中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曰捕
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
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

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
詩貫穿微妙辨折毫釐旣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帟醞
籍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袵以聞道俱
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有擁篲者繼
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漆其衣冠五陵窮
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
蛤珪瑩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
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鍾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
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
斯道之爲曠耻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疋先天定始比殷周

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
府孔脩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
於昔談昧且臨朝乃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興道含
弘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納疋夫之小善
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吊民
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一作
幽群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
之民樵者目金而知耻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
豈栗陸之能隣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竒士
輻湊而聘足異人間出而効命小大之獄無寃民翺飛之
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

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歎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徃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胷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一作後車

對蜀父老問

龍集荒落律紀糝賓余自鄢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仙橋上送客宇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藿不厭裋褐不全容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憔悴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耻也何其不一于聖主效智出奇何栖栖營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烹何故區區穴穴無所成

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壚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騫莫徹三家之轍匹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昇食或白首而并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鉤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襲珩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丘先生羞聞擁篲鴈門太守不知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鳴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章之辨於委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

之朝則舛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過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以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竊來庭風丘欵塞金革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禪介丘旣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絕公玉帶之徒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園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脩雖有咎繇仲甫之噐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渥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

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成禮讓
俗彼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
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疑雖有鳴才大畧麗句一作藻豐辭
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畧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
拂之是故天子恭已群臣演成攘袂而陵稷高撫掌而笑
阿衡無爲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
揄揚頌聲言殊者拓疑作招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
草澤出奇者裹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仁不少善卷逃一作避
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
驥不之處也載鼙以車馬不如放之於藪穴也樂鷄以鍾
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

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
農之化翫姬孔之篇周遊幾千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
汎月搗札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
墨子之煙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
和之樂申子以封神疑作禪之篇終恥慙乎措地竊所慕於
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
遐陋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
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邛夔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二

雜文三

問答三

釣磯應誥文一首

進學解一首

釋言一首

答問一首

學解嘲對書一首

釣磯應誥文

駱賓王

余以三伏晨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群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餌而投之或有游集作浮而不顧者或有含而復吐者或有廉隅莫之近者或有貪暴集作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鬣有若恃力而

自免勉集作其小退也則鼓鯁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

勢牽于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

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鷲鳥攫也

繫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阿門莊子宋元君夢人被髮向阿門即白龜也白龍

神也挂豫且網白龍為豫且所網事具說苑集作置非何不潛泥而沉處何

故貪餌而吞釣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

者顧誥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

始終不易其業集作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沉緝於川登

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

圖今捨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疑滯於物智士

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舍生之謂道殷乙聖人也囚於

夏孔丘賢人也畏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罹幽憂之患况

乎鱗羽之族寧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

不得今吾無心也使集作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捨不亦雙

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况瘵饑者半菽可以充腸為政

者一言可以興邦亦何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勅大

命而後冀一食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

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

之石兆應渭集作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

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

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四履而為餌筮之於清

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蹲會稽而沈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溟集作海而得鼈者漁父之事也斯蓋集作並取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為哉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錄以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時集作日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一作走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一作釀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渾渾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作集作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集作曠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命與仇謀取其集作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集作而妻

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榑侏儒椳闌扂楔各

得其施宜集作施於成室者匠氏之工文粹也王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

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論

集作長唯噐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集注一作守正大倫是弘一作

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一作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

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集作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長途之促促文粹作

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

哉文粹作辛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

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

瑕疵是所謂集作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釋言

前人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

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

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也今為我盡寫子詩書為一通以

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
集作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
相國之坐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予文予不敢匿相國豈知
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
南者凡三人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
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
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
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
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相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
者雖曰集作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於士大夫之行不

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夫傲雖克德必有恃
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集作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
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
腐於力不能奔走承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若夫
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
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言集作此字者百人相國將不信
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者曰有讒子於
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
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集作君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
其孰能一作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往不愚不蹈河而入

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集作尾下同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

敢集作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

慎二字集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前之謗我於宰

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

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者集作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宰

相集作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集無

旣而讒言果不行

答問

柳宗元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

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
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
翕忽擁門填竈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備耶先生雖讀
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
擯傑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
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憐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
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
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
致誚責吾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
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敢先生曰僕
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

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
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
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
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閼端貞鯁亮苞并涵
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嘍胡陌切啗側伯切抵瑕
陷厄固不足以趨起批挾力結切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
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
耗耗室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斲即禡字賊
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
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芋離疏空虛
竊聽道塗顛踣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頰搖舌而與

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轆轤三光陶鎔帝
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漶洽丑入毫聯縷緝塵出塊入
固不足以攄擗踊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
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
忍乎且夫白蟻蝼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
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
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嫵之蹈後宮也皎朝日煥浮雲而
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
與蛭不離尺水卓詭侗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
烈而磨眦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
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
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浸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
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蹉蓬藿樂吾
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
乃笑而去

學解嘲對書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惰近以
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
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
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管俟曹輓
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集作此字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
三十萬斛迎流陵集作越險覆舫敗輓集作輓不得十半自涓

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千集

十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

相聞禁錮連歲不鮮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

多矣甚非聖人集作仁聖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

迷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集作三駕神遊代宗臨陝關

中流離羸牛一韁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

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

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甸服無曠土

游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

敬聞其旨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四

雜文四

騷一

五悲夫五首

吊屈詞三章

五悲文并序

盧照隣

自古為文者多以九七為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發

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為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章一作

常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

申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

宗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

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况不肖於中
 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稽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
 盡代兮人兮共哀一作人代代兮俱盡代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
 有疾兵法作而猶贖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
 直者人怨其筆雖為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别有漢陽
 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
 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為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
 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
 為書為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
 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蠹於泥沙
 竟龍鍾於塵垢异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

近有魏郡王公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
 研精探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嶽秀泉澄如川如陵
 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
 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
 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
 其不得予之昆兮日杲之余之季兮日昂之杲也杲杲兮
 如三足之鳥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果之為人也風流
 儒雅為一代之和玉昂之為人也文章卓犖為四海之隋
 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
 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
 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鬢

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
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
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著龜故曰至道之精宥
宥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
折衡而民不爭換莊子作儷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
之代萬物肫肫凡聖脗合賢愚滑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
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旣作焉得耀其書
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
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
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隼狸而齊舉金

爲舟兮璚瑁揖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
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麥一作些倚長巖
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卧見城市以盈虛若蚊蚋之相過
當其時也巢由蒲野不知稷禹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
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婿太公不遭姬伯
亦棘津之漁夫一義一仁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
子去兮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途推旣
焚兮胥旣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谷有坑儒
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纏於
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嚙嘶口含天憲睚眦
蠶分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

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
不無有竅而生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遽伯
玉卷兮長卷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荆園有鳥
兮鳥有鴝鵒其鳴矣思諸兄矣荆其穎矣思諸季矣巖有
芳桂隰有棠棣枝龍峯兮相樛葉翩翩兮相翳天之生胡
寧不惠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通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
悲有幽巖之卧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嶇足聯蹠
以緇釐悄悄兮忽愴愴眇眇兮惆悵超遙兮獨蹇淹留兮
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谷哭露垂泣於幽草風含

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
絕四支萎墮五官欹缺皮襍積而千皺衣聯褰而百結毛
落鬚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
睛翳其若膏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生不生
而不滅其所居也不爨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
隣不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根枌門草合石路苔新公
子方撫其背兮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地之高
門歟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
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於
暗室恒詡詡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
之綬夕獻長楊之辭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

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變肉蠹離披於丹澗之隅
轂轍於藪山之路已焉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頽事
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
帳中之飲荆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懦節伊兒女之情多
借如蘇武生還温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
事蓋迫於功名情有並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
城已迫疲兵尚老離離碣石之鴻冪冪江潭之草迴首未
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
南荆之朝市鳳凰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
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悲一作獨愁楚國英華競
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於壺頭冉耕悲於

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於玉冊博思浹於銅軍
思欲為龜為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亶亶定古今之諄諄
一朝溘卧萬事寧論君徒見丘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
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一作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遊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綠蘿蒙籠水潺湲因嵌巖以為
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嶂重複兮無人
煙當巔頰之洞壑臨泱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
以思禪容色蹉蹉形神綿綿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絕而一
連自言少小一作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
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

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遠天
斲辭蘭門千萬里少別
昭丘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謝
聞道城隍今可憐忽憶楊
州楊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
鴛鴦渚芳羅綺月茱萸灣兮
楊柳春煙波森森帶平沙
門棧一作閣道連延徠復邪
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華
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
月犯少薇吊吳中之隱士星于
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綺
城二十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
蕩千門如錦綉巖巖雙闕似芙
蓉題字於扶風之柱繫馬于驪
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太華
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
薄暮遙聞北闕鍾洛陽大道何
紛紛榮光休氣曉氛氲交衢近
投東西暑複道遙通南北軍漢
帝能拜嵩丘石陳王巧賦洛川
雲河

水河橋木蘭棧金閨金谷石榴
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
送使君一朝顛顛無氣力曝骸
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鍾
今日相輕比蟬翼驅代情兮共
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
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泉罷
聲嗟昊天之不吊悲后土之無
情松架森沉兮戶內一作何掩石樓摧折
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
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
為疑作謂談過其實辨而非真
自高枕箕穎長揖交親以蕙蘭
為九族以風煙為四鄰朝朝獨
坐惟見羣峯合沓年年孤卧常
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饑
飢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
春林麇麇兮

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西溪汲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
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連袂宿昔啣杯
談風雲於城闕弄花竹於池臺皆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
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竒蹤於既往一歌一詠
垂妙製於將來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
永合松契長并通霄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為賈豎目張
陳為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
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楊疑相巨卿及其蹇產
推聯支離括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
魚窮姬東徂而狼跋今皆慶吊都斷存亡求濶憑駟馬而
不追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存今日之相知已沒

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食

一作食

帶粟粥麩兼麩藜羹

一盃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娛攀重巒之岑嶸歷飛
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予曰哀哉
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衰人
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頽年削跡伐衛孔席由來
不暖摩頂至踵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
相逢把臂談玄六字一作相逢把臂相見談玄橫彫龍於翠札飛縞鳳于
瓊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鸞遷鳴香車於闕下曳珠履於
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語千秋萬古
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羣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倦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
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一作歸其自然儒與道方方計
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整躋邊一作躋編躋金木
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
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碌碌
磕磕蠢蠢翺翺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
劫以為期戒定惠解非陰入慈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
高論乃撞鍾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
子之辯士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
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
藝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二句一作有者

遺其無死
者哀其生

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

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
行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大素飛騰上清與乾坤
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求證無生孰
與夫離常離斷不始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
無所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
苦者代其勞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倦根力
覺道不以為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言
曰大聖哉丘晚聞道瞞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
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辯昭昭之光已失鳴
呼優優羣品遑遑眾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

止何津誰為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生一死
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教
之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劉蛻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集作長卿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

故也噫大夫之賢懷主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歷辭

集作噫大夫之為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

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哥集作哥

人之佞著吊屈原集無此字辭三章吊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

檝搖歌既集無既字而悲伸紙波辭析公兮采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枝與脩幹兮吟

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集作陰而自美招翔

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

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集作佳兮匪庭篠之云比鄙眾蔭之

延接兮耻凡羽之棲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

恨葉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濯纓之子悵靈均之

節兮依然想真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

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一作鳥帆隨碧江平

兮桂檝移帶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披薜荔兮扈江離歲華

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
旣離合兮荆和喪岐鳳翔
兮龍媒去又曰心旣繁兮道雲端
水之浪兮人之集無波
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
波瀾一翻兮孰測其情
水之深兮不曰深
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魂集作招帝子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煙沉兮明月之浦
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根兮薦清醕
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壘翠兮
橫湘雨颭輕颺兮揚微波激楚怨兮
下湘娥緝荷蓋兮集雲壇絮桂席兮
紉芳一作莫椒蘭霞為裳兮瓊為珮
舉雲旗兮持風幡若有來兮窅窅
撒懸珂兮珊珊張孔蓋兮臨瑤臺
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悵
集作恨無言兮蒼梧

濱戢蕙帶兮握芳芬撫集作拂瑤琴集作瑟
兮淚班筠乘桂華兮下清湘拖無集作金
波兮涉滄浪集作茫九疑之翠兮不可
尋懷沙之水兮恨之深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四

杜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五

雜文五

騷二

釋疾文三篇

祝癘癘文一首

釋疾文并序

盧照隣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
 一臂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
 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
 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
 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
 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
 瞽聵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

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粵若

粵若稽古帝列仙一作山今遠矣大矣臣太岳矣欽哉良哉
有太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
期汗漫乎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喪中即含章兮
遇金行之綱頽彼聖賢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
不貴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崑崙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渙粲
爛兮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為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
為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朝之顛覆家不墜乎良箕
紹金柯而玉秀穆蘭馨而菊滋彌九葉而逮余兮代增麗
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譽薰乎當時皇考慶予以弄璋

今肇錫予以嘉詞名余以照隣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

惠今遂閱禮而聞詩於是裹糧尋師舉裳訪古探舊蒙於

南越得遺書於東魯意一作音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

入陳適衛百舍不厭其栖遑累蠶重胝千里不辭於勞苦

既而屠龍適就刻鵠初成下筆則煙飛雲動落紙則鸞迴

鳳驚通李膺而竊價造張華而假成郭林宗聞而心服王

夷甫見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

待朝廷以黃散為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王於武

帳揮鳳藻於文昌先朝好史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

晚受乎老莊彼圓鑿而方柄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

子案劍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一作羽今

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啓行文臣鼠竄猛
士鷹揚故吾其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雄圖無
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竒文於石室銷兵車
兮爲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余有幽憂
之疾盖有才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
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
來也則屠夫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人猖狂兮爲奴爲戮
八子狼狽兮爲醢爲菹長劍以爲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
近遙憶閭門之魚史遷下於蠶室鄧艾徵於檻車康旣幽
而媿孫登宣屢困而慙甯蘧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
組開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願嗟乎雲

胥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
代愁莫愁兮侘傺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誕而生之后土
何私兮鞠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做余以多辭何
余慶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者其
猶不欺况鎔一作陶鈞之匠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
德蒼黃變色無心意乎簪履有悲哀乎楊墨已焉哉天盖
高兮不可問地盖廣兮不容人鍾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
花鳥兮非我春寂兮冥歲歲年年長少樂荒兮惚朝朝暮
暮生白髮愴怳憤恨兮無所見一作迷宛轉聯蹠兮獨向隅
狀若重徃圓扉之受綫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翻
已鍛兮徒奮迅於籠檻騏驥之足已蹇兮空悵望於廷衢

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木全枯苟含情而稟氣兮孰能不
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
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
今生兮奈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
而就死推不言兮焚于介山地不偶兮跂一作于疑
水仰天而嘆員憤骨於吳江下淚交頤鄉悲歌於燕市天
無雷兮聞蟻聚於床下家非牧兮見牂生於奧裏支離疏
之五官已敗哀駘駘莊子作他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求鷄炙
何逼迫之如此為鼠肝兮為蟲臂兮何鍛鍊之如彼鬱弗

沕滑兮中脊亂蟠薄煩寃兮長憤惋出戶庭兮遊息千萬
里兮無極杳兮靄川綿曠兮水如帶岬兮籟山嶮嶮兮雲
似蓋萋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試一望兮心斷續晚兮晚
夕鳥沒兮平郊遠試一望兮魂不返薜蘿葉兮紫蘭香欲
往從之川無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
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何為孟夏兮恢台楊柳散兮芙
蓉開葉初成兮蠶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君兮不來
形枯槁兮意催頽天何為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
兮屢雨日色肝爛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煜兮滿室而克
戶神翳翳兮似灰命綿綿兮若縷一伸一屈兮比艱難乎
尺蠖九生九死兮同變化乎盤古萬物繁茂兮此時余獨

何爲兮腸迴迴而屢腐園棋廢兮時不可兮再來鳴琴停
兮人何時以重撫秋風起兮野蒼蒼簾葭變兮露爲霜蟬
悲翳兮聲斷鴈迷雲兮路長摧折蕭條兮林寡色顛顛芸
黃兮草不芳停劔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鄉願一見兮終
不得側身長望兮淚浪浪遙兮遠山谷縈迴兮屢轉狀若
登薊門兮望胡苑斷兮連井邑丘墟兮知幾年又似登龍
首兮見秦川木葉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
兮何遲遲思公子兮涕漣漣風嫋嫋兮雨淒淒螢火飛兮
烏夜啼牽牛西北兮星已轉織女縱橫兮河欲低秋夜迢
迢兮秋未極愁人耿耿兮愁不息有所思兮在天漢欲往
從之兮無羽翼鬱金椳兮木蘭丹青莎裳兮白羽裘戲綠

波兮坐芳洲歡不停兮人不留悵容與兮徒離憂玄冬慘
兮陰氣凝沸泉結兮炎州冰郊野昏兮寒沙漲河海暗兮
繁雲興嚴風急兮密雪下墜戶閉兮無留者盼城郭兮瓊
爲樹兮玉爲樓瞻通路兮駕素車兮乘白馬時耿耿兮歲
冥冥晝杳杳兮夜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有人兮燈影
青披重衾兮魂悄悄卧空床兮日熒熒御燠鑪兮長不暖
對卮酒兮憂恒蒲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纏綿兮何時斷重
曰四時兮代謝萬物兮遷化聽春鳥於春朝聞秋蟲於秋
夜花覆地兮無代一作待河傾天兮不惜無靈草兮駐朽質
乎千年無彫戈兮迴跋烏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暑
雨兮相蒸草不扶疏兮如此余獨蘭驥二字兮不自勝玄

月兮祈寒窮急景兮摧殘霰雪雰雰兮長委積人事寥寥
兮悵漫漫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
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
闌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爲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
者爲之鮮歡聖人知性情之紛糾故嘆之曰予欲無言吾
將焉往而適耳箕有峯兮穎有瀾歌曰歲去憂來兮東流
水地久天長兮人共死明鏡羞窺兮向十年駿馬停驅兮
幾千里麟兮鳳兮自古吞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備兮降此鞠凶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
不後兮爲瘡爲瘵痛之撫兮孰知其屬木之柔兮緡之絲

之人之溫兮黼之藻之自天佑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
云何二野有鹿兮其角牝牝林有鳥兮其羽習習余獨何
爲兮悲攢樂兮憂戢晉南山龍從兮樹輪困北津清泚兮
石磷磷天之生我兮胡寧不辰少克已而復禮無終食兮
違仁旣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於神明何彼天之不吊兮
哀此命之長勤百罹兮六極橫集兮我身長攀圈以偃蹇
永伊鬱以呻嘔天道何從自古多邛爲臧兮匪祐匪仁兮
覆庸躋很矣兮南汜跖叛渙兮東風並強大兮熏赫咸壽
考以從容勛則天兮朱已矣韶盡美矣均忽焉公侯之系
兮必復堯舜之後兮何憊干執諫兮辛載蕃抗議兮靈年
忠於一作與貞兮何復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爲虎驚三

化而作鵠觸民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鼈而訴天何變化之
殊族而大小之相懸長無述焉將不死而爲賊賢哉回也
今不幸而早亡明夷何辜兮姜里洪範何恃兮佯狂我視
于天兮亦孔之瘁丘與溺兮殊貫單與張兮相詭紛紜總
總兮若茲羌未得其玄已盛之孝兮姚何感而遂開合之
恭兮昆何憊兮不起聖人不議姬旦憤於鴟鴞君子無憂
周南歌於芣苢五鹿云折退守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人
宜春之里乾不穆兮一爲戌一爲辰坤不恒兮三成田三
成水何斯柱之危脆一夫觸之而云折東南眇其旣傾西
北豁其中裂有杞者國竟未掬其烏蟾有歷其都奄以成
其魚鱉共何壯兮而損其盈媧何神歟而補其闕天且不

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恃安得而有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
山川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旣無其主死也云其告
誰何必拘拘而跼跼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爲惡
故去之曰群生之所蠹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
生之大路雖粉骨而糜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予旣昧此
杳冥兮迷之不知其所屆將寄命於六師訪真訣乎遐外
見流星以爲旗邀白雲而爲蓋王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
容裔霓爲裳兮羽爲旗雷爲車兮電爲旂噶噶兮上馳遙
遙兮橫厲忽若夢兮有覺與巫陽兮相會巫陽爲予兮挈
一作龜龜告予以雙支朱雀搖而金躍青龍發而火馳蚺
登栖兮鷄入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巫陽曰反兮覆兆不告

靈蔡誠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倚伏
請導列缺之前旌部豐隆之後轂披上帝之玄鍵考中皇
之秘籙於是排雲旌兮叫諸闕登紫翠兮伏瑤壇靈鳥果
其將駕東皇釐其既觀余敷枉而未決兮東皇領而不言
玉女申之以瓊藥靈妃賦之以琅玕悵容與不駐肅雲軟
於南軒窈窕徘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彿
今三清之館縹緲兮八風之臺俯觀兮故國洞崢嶸兮
無極長懷兮故人涕潸潸兮露軼橫天苑歷北辰經市樓
兮一息停余車之麟麟涉明河之清淺過織女而問津巫
陽曰左招搖兮右天駟太一之居兮無不利其道也楓爲
天兮棗爲地盍往從之兮導君意太乙方握髻低眉右手

拄

一作搯

頤或以日臨命以歲加時再轉兮再攷三命兮三

推華蓋微明兮君子居貞之位太陽陰主兮天人厄運之
期若夫一氣鴻蒙萬化緇釐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
之巫陽曰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遊閔風之瓊圃處
倒景之琳堂披拂日月咀嚼煙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濟
萬物兮若存若亡古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子造
崑崙之大荒迨而容與弭節翱翔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
之湯湯隣軒臺而右轉對玉蓋之鏘鏘伯陽欣然見予曰
昇之來何遲何故疲憊之如是何故枯槁之若茲吾適以
爾小別今將千二百朞昔者爾爲翟吾固知爾潔潔焉無
益其後爾爲舟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名已登乎仙格爾

身常蹇乎中州噫哉甚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斧斤多才也身之桎梏爾形骸之在地也每矍矍然求媒精魂之於天也又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於膠柱飼玄魚於森木何晚晤之逶迤何早計之殷棘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諸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訪諸道途之遠矣曷其云蘇與影捕逐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動也紛紛猗猗靜也若喪若失矐矐兮不以死生為二塊兮若以天地為一生於萬物之後不為緩死於太古之前不為疾弊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也不謂之吉夫如是則巨浸稽天而不溺鴻災治地而不然生死不能為其壽妖變化適足寄其騰遷化而為魚也則躍龍門而橫碣石化而為鳥也則陪莊子作培羊

角而負青天為社也則長無斤斧之患為瓠也則泛乎決濟之川物無可而不可何必守固以拳拳余於是乎嗒然而喪其偶倏爾而失其知思故池之淥水憶中園之桂枝栩栩然若有得茫茫然若有亡嘆彷彿兮覺悟魂已歸乎北鄉其往也人皆為之避席其返也鳥不為之亂行歌曰茨山有薇兮穎水有漪一作夷儒一作夷為栢兮秋有實叔為柳兮一作此字春雨一作向飛倏爾而笑汎滄浪兮不歸焉一作此字

祝集作瘡癘文序并

皮日休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罔不見形於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冰檻集作濫復若落炎井眩瞖熒惑

視之累形聽者重聲骨節怠集作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

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

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九有集作

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癘

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效神為聰明正直不

加崇於君子焉遂為文祝集作而遂之曰癘乎癘乎有事

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

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轉祿樹威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

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

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

曼之色媚于君側巧笑未已足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

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

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星之臣集作奉于紫宸蕭

墻起禍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灾幸

又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妬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

宜癘之癘乎癘乎爾目不育爾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奚

不禍于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無癘遇

奸佞而肆克非惟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工癘乎癘乎苟

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爾于帝聰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雜文六

騷三

弔屈原一首

九諷系述一首

九諷九篇

反招魂一首

悼賈一首

弔屈原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掣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集作光先生之

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捨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

進御羔東北雞咿嘓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董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岸詩宜岸宜獄集作行非獄之不知避兮

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烈兮娛娛集作

娛笑舞讒巧之哢哢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鞫慝兮美愈集作

逾西施謂謨言之恠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

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有

但字仲尼之去魯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

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何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

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幅兮蹈大故而不貳沉璜

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

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托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睚呵星辰而驅詭恠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

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

衷之坎坎兮獨愠憤而增傷諒先王之不言兮後之人又

何望中集作忠誠之既內激兮抑咸集作街忍而不長芊為屈

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

不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

兮日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此篇第一千卷哀吊門重出今已削去

九諷系述

皮日休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

九章是後詞人披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集作探其逸

藻者也至若宋王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集作愁素艷幽快集作快古秀皆得芝蘭之

芬芳鸞鳳之毛羽也自屈原已集作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

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

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楊雄之文丘軻乎而有

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一作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

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

偶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歎噫吾之道不為不

明吾之命未為未文粹一作不偶而見志於斯文者吾懼來世任

臣之君因一作用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

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

脩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九諷

正俗

粵句臺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句入振切其

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而誨行兮後止高而踰集作喻仰

兮下俯咸為疑吾之儂音翽為愚兮竝以吾之猷音埋為傴羗

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為輔柰其臣之信信魚巾切兮

乃不知吾之所撫亡輔切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爭

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直集作許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豎

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為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

兮定觚園而反規矩念儻覆上臺下匐之在位兮若臯羊

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側吏切今復何知其所愬乃指天而
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求怒怒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
祖

禹謗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菹兮輶
而謂之不芳有軸兮缺苦結反而謂之不轍聲咷呼遠切唏呼
切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集作噎既憇憇魚覲切川文以
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為孺兮謫殤子以為老
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為贅兮何去姦為寵
兮莫副譴為轡兮莫銜謗為玉兮何切瑣既臙而羊切而必
烹兮木方夔子公切兮必折心轡轡以集作而似車兮思綿綿

而如跌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綫既不辨於文粹作其顏
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憒憒念
帝座之不燻他即切兮胡集作故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
兮遂沒齒而癆刺

見逐

靳尚之言兮美於集作如嬀子蘭之氣兮醲於醒既怒聯音
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愜愜音匿以奚文粹作美兮心慄
慄音榮以集作而何情耳方聰兮忽瞶集作換目正集作方視兮忽
育日當午兮便晏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
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軼識怨兮欲緩駟知愁
兮復明既徜徉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余夙稟於大訓

兮濟清國之忠貞既賢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明既
憐仁以憑義兮遂鉞匹歷切漢書鉞鉞折亂注鉞破也信而規音規誠將真
宰者此一字無之不仁兮胡為役余以此生彼鸞音預斯之蠹賊
兮固不能容乎鶴鷓彼茨葦之藪穢兮固不能讓於杜蘅
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玉京

悲遊

荷為凋丁牢切兮芟為擺彼皮切荃為楅居勿切兮薜為縞弭吾
棹兮澧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湄悲為悲兮新去國怨莫怨
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
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一作白葑日將暮兮
紅菱朝浮乎鶻踈音啼夕叫乎羈雌集作漾漾兮不止潢

音黃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
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恹音憊憊音憊進不知其忸
怩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
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既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獬豸之能冠兮當一
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已覆而又
遵兮乞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
客死于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虺音菟以遺患兮遂
倒鈇音斤而授柄將諛臣之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粵吾大
以為不可兮彼以災而為慶儻靈脩之魄有知兮刷吾耻

於下暝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暗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
莫迴兮淚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
兮清湘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復一作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
秋天次寥以似悴兮峯巉萃以如抽篴管颯兮兩岸杜若
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汝頽兮
秭歸憂懷宋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噉咷兮寸晷不可以
少留又不知吾魂之所處兮永冥冥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渙桂為祠兮蘭為位一作祀執玉樽兮扣雷

鼓奠金盃音摩兮滴蟬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醕兮拜寒

水祝盼蠻以恠談兮巫妖冷而魅醉波倏忽集作閃倏兮湘君

風集作竹蕭疎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

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為直集作正兮胡

不返其戾而為義胡不轉其亡而為興兮胡不易其亂而

為治但血食于下國兮曾不少裨於有為集作位吾將乘青

璃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孤筭鏃兮天楛

行筆神速悔尤俾吾靈脩而易志

捨慕

粵吾秉心兮繫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靡蕪將
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慕臭

之蚍蜉以大鵬為雀兮以康瓠為甕以衮衣為襟兮以黎
丘為墟以鄭姬為醜兮以子產為愚以鮑焦為貪兮以孔
聖為誣吾將奮鱗於太空兮奚獨暮此江湖吾將發榮於
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蕪吾將蕩其魄兮驂風軌一作與乾
逝兮亦何必懷此奸一作邪之故都

絜死

堯死兮舜戚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似金兮求折一作
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絜念余魯不足以蹈聖
闡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沉沉江兮風切顧影兮自
憐撫躬兮求訣鬼慘兮天愁一作兩泣兮泉咽竟汨沒以

齋淪兮求幽憂而拂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
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
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取一作鑒兮無致恨於牙孽

反招魂序

前人

屈原作大招魂

或云景差作疑不能明

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

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滓之命兮付余才以一作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

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

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御一作余以不可

歸兮故作詞以招魂一作乃下招曰君一作兮歸來故都

慎不可留此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此食民之肝膈以為

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為其衣此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
 矇昧而下墨呆上眉下癡此君兮來歸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
 為比干之魂兮干僂而余去此未聞干貪生以自招兮余
 竟索其所處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伍胥
 之魂兮胥僂而余逝此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鏹而
 不滯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弘演之鬼兮
 演自殘而余行此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義明
 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
 之忠介自今以忠而見聞歟尚盤桓而有待此將自富貴
 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此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
 裁去聲此梟食母而鏡集作鏡食父兮見禽獸之為生此苟覓

殘者眉壽兮食梟鏡集作鏡之集作而同名此君乎慎勿懷故

都之戀歸來乎余為君存千古忠烈之榮名集作枯此

悼賈序

前人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學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
 才也自漢氏革羸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生文粹及為
 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
 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
 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枉其道出傳湘南集作沅
 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文粹無此字湘沉文以
 弔之故其辭曰曉丑離切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一作
 此故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

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
 之讒不忍舍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
 又甚於平當漢時舍乎帝則為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
 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適胡越則
 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
 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
 用一作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
 時而在于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
 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
 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沉文以悼之
 其詞曰

粵炎緒之媯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

道之益光備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賴音厥軫音軫

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燹室集作兮對天問

文粹作之懟天問懟之不臧既群愚之讓俊兮馳其譽之煌煌集作嘆集作

大漢之不緒兮蚪其賢於汗潢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削制

於驕王殺僂焚而不制兮斷粹胡與集作寇攘羗虜空以

侵華兮魯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一作三代之

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禮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

數用五而色上文粹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

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可忘請紆縲音以乘印兮各

馳化于所疆上既說而欲大通兮遭絳灌于東陽道既擯

兮何明何出傳于三集作沅波之滄集作沅兮或

漁集作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没所兮顛音其心之怛怛臨

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一作穆蘿以蒼鬱兮時

併狃以相號霧雨暗于北渚蝸蠓毒乎芳洲景黯沮以不

明兮若夫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淒淒集作兮葉勞

上音栗 下音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澹集作秋吾不知所

感兮淚曠恨以橫流當抱憤于渺瀰兮曾無足以少休既

莼薺以傷思兮聞集作鶴鷓而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

頷吾感切吾道以為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稂莠繁滋

麟鳳匿跡兮梟鏡文粹騰威憤文粹匠罷斤文粹兮拙者

搆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

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文

垂萬世之名兮取舍在此奚自取謗於童叟兮乃憫然而

為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柰昏昏之

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答受釐之奧義

既辱王以墮駕兮乃寬勸而已矣訊曰君不明兮莫我知

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

何足悲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雜文七

騷四

讒風伯一首

愬螭一首

哀溺一首

憎王孫一首

逐畢方一首

罵尸蟲一首

招海賈一首

讒一作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外雲兮
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溼溼兮將欲墜風伯怒兮雲
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闢其神嗟風
伯兮其將集作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

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集作雲

不得化寒之使雲集作氣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其

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集作今我上訟兮其罪誰

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一作之死兮人誰汝一作爾傷

愬螭序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崖螭牽以入一

昔集作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

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相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益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游集作延泳重瀾

集作淵物莫威兮鰲形决目潜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

歲既大旱澤莫施焉妖猾下民使顛危焉充心飽腹肆敖

嬉兮洋洋徃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茂棄無辜

逞恠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

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

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序

永集作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舡絕湘

水中濟船破皆游

集作淨

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

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

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

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

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游

集作溺

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

兮浩滉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搖

集作淨

頤而滅簪兮不忍

集作欲

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

鬢以舞淵

集作瀾

兮魂俵俵而焉游龜鼉互進以爭食兮魚

鮪族而為羞始貪贏而

集作以

蓄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

沒而後不知懲今更攬取而無時哀哀茲氓之蔽愚兮反

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

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遊

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

牛復尸而不盈民既賀賀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

者不足哀與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憎王孫

序

前人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孝慈君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乃成

熟嘯呼群萃然後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
故徠之君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啾啾疆
疆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
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
熟輒齧捉集作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嚙以類貯山食曰嚙
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
蒿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齧後後棄去終
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
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泔泔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
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
物兮內以諍群排闥善類兮諍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
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
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循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
退優游兮惟德是徇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
遂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并序

前人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炎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

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
不燭皆列座屋上右右視罷不能得集作休蓋類物為之者

訛言相驚云有恠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

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

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又有文粹作鳥傳者其畢方歟遂

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其材大施棟宇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

時闔而門火炎為用兮化食生一作財胡今茲之怪戾兮

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

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

往來鬱攸孽暴音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

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

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

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

慘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慙咸至

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太陰施威

今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黜

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

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罵尸蟲辨

前人

有道士言人家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曰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集作以非陰穢小蟲縱
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
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
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
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灰而寓乎人以賊駭靈
膏育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覲默聽兮導人為非其持札牘
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
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誣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

罪疾以通行直遂為蕝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僭下謾上
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
彼脩蝟恙心短蟻穴胃外搜疥癩下索瘻痔食人肥膏集作
侵侵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
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
正直寧縣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
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集有生速滅汝有
之精葶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艷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
廼施于刑群邪殄夷一作殊大道顯名害氣永平厚人之生
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

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
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招海賈

前人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刑一作大海盪汨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洋無形兮往來遽卒

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

上飄鼓騰趨一作嶢嶢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視天若

敵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八一作首兮更笑迭怒垂

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墨齒棧集作黑黻

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地首豨鬣虎

豹皮群没牙出謹傲嬉臭腥百里霧雨瀟君不返兮以充

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

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森立涵重淵高下列集作

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鋌君不返兮砮沉煎疊用顛字

其外大泊浮齋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西傾海流下集作屬泯泯超忽紛盪

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艦霏鮮梢若木君不返兮魂

焉薄海若蓄貨號一作風雷巨鼇領首岳山頽猖狂震虓

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

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

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

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湏膠鬲得聖捐盥

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
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
寧君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雜文八

騷五

秋風搖落一首

擬招隱士一首

獄中學騷體一首

招北客文一首

文祝延一首

爲人譏乞巧文一首

湘中怨解一首

迎潮送潮詞一首

憫禱辭一首

秋風搖落

梁孝元皇帝

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青兮水澈葉落兮
林稀翠爲蓋兮玳爲席蘭爲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
交兮洞房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兮疏且黃雙飛兮翦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翠並沫一作兮鴛鴦神女雲兮初度兩斑妾扇兮始藏光
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華燭兮歡未央

此篇三百三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擬招隱士

范縝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繽紛葳蕤兮下一作交陰木龍藂兮

巍峩川澤泱泱兮雲霧多悲援鳴噪兮嘯傳侶攀折芳條

兮聊停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疑作

草蟲鳴兮窸窣蕭兮森兮玄澗深悵徬徨兮沉吟紛紛一作

紛兮菴夢一作窮巖穴兮能窟幽林杳冥兮吁可畏嶽崱

兮嶮巖岌岌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弱蘿兮修

葛日蔓兮長枝綠林兮被崖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耽

耽兮視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一作霏霏兮敷敷赤

豹兮文狸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厲兮鴟

梟吟鳥悲鳴兮離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

中人

獄中學騷禮

盧照隣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園戶杳其幽邃兮

秋疑作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一作鴈之南翔

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

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

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

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招北客文

岑參文粹作獨孤及

蜀之先曰蠶叢今縱其目一作號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

無紀綱洎乎杜宇從天而降鼈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摠

有南國之九世二字一作地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推其

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文粹作琢而秦女至一

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群山四蔽其地卑濕其風胜脆

蠻貊雜處滇楚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

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

恒昏以暑以濕為瘴為癘氣滯熱以中人吾知虛腿之疾

今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其東則大江云

云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于荆門突怒吼割附于太白渤

溈礪研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蹙縮盤渦下漩龍

鼉三峽兩壁亂峯如戟槎枒屹崒瀕洞割拆高于天霓雲

外水積盡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

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

人銜服靚粧遊於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

見灩澦翻天蹙地震吼雷怒亦有行一作巨舟突然而去人

未及顧棹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亭

文粹作移午須臾黑一作在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浪

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

入石間水族呀呀撥文粹作拔刺爭食蜀之東兮文粹無今字不可

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西則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

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礙文粹作闕於山巔巒崖盤嶽天壁曼

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

凍石列夏月草枯春天木拆蒼煙凝今黑霧結人墮指今

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鬱文粹作縈棧壁緣雲鉤連相撐繩

梁礫虛傳文粹作傍杳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

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半空度彼城壑或如鳥

兮或如攫倏往還來幸不落後文粹作或有豪猪千群突出如

牛脩角如劔餓虎爭肉吼怒闐闐復有高崖墜石兮聲如

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礮谿忽兮倒流

林岸為之頽傾驚文粹作碎非騰狃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深

榛芻一作怒鬣射人寒態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糜飛

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行貌類人言語不

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啖肉持鎗挾弓依草及泉務

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

豈知掘鼠茹雪以為食終當鉞其足而纍其胸泣漢月於

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

南則有邛峽文粹作笮之關天設險難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

亘瀘江傍隔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霧

然其人如魚爰處在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斨斨諸犬向

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

日無光其氣膏膏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

過荒止走獸踏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致文粹作知此方

此蜀之南兮不可以居文粹作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北則有劔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豁訝高崖嶙峋上柱南斗榜鎮於坤下有長道北達於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峩峩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於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兮一作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文祝延序

沈亞之

文祝延之指本有集作其本又作有本傳祀閩人歌其賢也閩侯居政得民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祀於神者皆以侯請蓋憂焉後得間而祠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耆為請

於是與聞之

二字作文

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衆皆祝延

之今復用言命為篇目其詞二

集有闕字

閩山之枕杭兮水泱泱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

下而忘鄙售

集作集

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昨髣

髴我民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

照導兮煦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焚

集作

憂兮心若瘡飽我之饑兮侯由百

集作有

穀神有澤兮

宜陰

集作

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繁恭集作

繫恭兮鑒鎮盟乎山行

右一閱為祈神

兜載吹兮音咿咿銅鏡歎兮戢呼戢睢樟之蓋兮麓下雲
 垂幄兮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惟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
 列兮合集作神神擺漁篁兮降拂萃萃右侍妓兮左夫人
 熊修邃兮佻恥調丹含瓊兮嗟聲使笑馨炮羶燔兮溢按
 豆爵盞無虛兮果撿雜佑杖集作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裾
 旋兮覲袖翔瞪虛疑兮鑿迴陽集作覽語神歡兮酒云集
 味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擗寶轡干彌函弦兮森
 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吾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神

為人譏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

前人

邯鄲人伎婦李客集作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藎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集有

能剽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譏為情語以道所欲詞曰

惟雲渚之震集作秋兮天曠碧以凝慕懸韶桂於姮月泫

明淚之新集作露即河集作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

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

之所付羽集作碧疑其異質兮韻隆虹集作於霾霽假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載雲蟬之重綉兮塗蠻金於

綺篲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跗以齒緻集作而織瓜之絲

蟲兮集作命織瓜集作裏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

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一作引織吹

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

煙出乎無間縹窈眇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

水一作若曳乎平林捲襲霽旦之繁芳兮因文集作映而

增綺澹冉冉其夥容一作澹凝佇世無容集作以皆此是

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鵝

鵝鵝兮引乳娣戲音一有清諧兮蕩一有曳牽遊裾之

低疑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氣擺風叫夜兮留

澡雪留韻淒澁兮映嗒咽吟夢語之連一作連感霜鍾之

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湘中怨解序

前人

湘中怨者事本恠媚為學者不當集作有述然而淫溺之

人往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喜集

善誤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

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集作之見艷

女三字集作見有翳然蒙袖麗情集曰我孤養於兄嫂惡

常苦我麗情集作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遂集作

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汜人所麗情集

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為怨詞其詞

麗絕麗情集作亦嘗擬詞世莫有屬者因譏風光集作詞

曰隆佳秀兮昭麗情集盛時播薰一作綠兮淑華歸故里

萸集作與處萸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集作能之韶羞麗

容集作兮蒙長藹集作以為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

兮涵湮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嫂集作盈

盈以披遲酤遊麗情集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髓施

麗情集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

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姊也

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二字集

持啼泣生留之不能麗情集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

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

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

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為麗情集綵樓高百餘尺其上

施幃帳欄櫳盡集作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

被服煙電麗情集裙麗情集袖皆廣長麗情集其中一人

起舞含頰嗟怨麗情集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清風集作

麗情集今江之隅拖湘波兮裹綠裙荷拳拳兮情未舒匪

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疑望樓中縱觀方悟胎二

麗情集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

朝集作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

中之迷集作為偶唱集作也

迎潮送潮辭弁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濤通浦淑而朝夕之

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漑及物之功甚

鉅其形狀遲速繁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

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以聊

寄聲於騷人之未云集作耳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早兮魚箔短遠
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
沒幽逕集作沒幽岸兮欵柴門寂寞留集作流連兮依希舊
痕餘波集作濡腴文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
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
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文粹作瀛溶
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

兮撒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憫禱辭有

劉蛻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為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
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吹竹
鼓拽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霎若神之來意似憫
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吊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隣天兮雲物中涵鱗腮縠碧
兮淵恠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為民蠶
政不繩兮官為胥酖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為胥之緘進不
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燥集作日流熾
兮赫奕如燄齋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

平聲
叶韻 風笛搥空兮舞袂衫衫胥不慶祈兮官資笑譚胡不
戮狡胥兮徇此潔嚴胡不罪已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
子之優祿兮胡為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集作禱此空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雜文九

帝道

擬劇秦美新一首

王諫真紀一首

唐真符解一首

唐天志一首

擬劇秦美新

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氳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旣
往結繩之政無聞遐哉邈矣故靡得而云也逮乎書契興
爰彖辨皇王著謚號闡歷選列聖述聽貴篆犧農崇行道
之化堯舜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戈而稱盡美成康以刑
曆而表成功雖步驟殊時澆淳異世一作道有文質政有
隆替不在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聲實渺其難繼

異哉秦氏之爲政也恃峭函之作固因襄文之餘烈窮起
剪之暴兵納鞅斯之邪說兼兩州之地削六雄之轍先生
之道廢曩聖之德滅利觜長距殫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
黔首之性海內訾其凶滅天下苦其苛政於是懷道挾術
之士背三秦而遠跡抱樸養素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
閻樂啓其亂陳勝吳廣伺其隙喪六璽於二代隳七廟於
一擲永鑒其弊吁其劇歟奧若漢祖之龍飛踐宸極居大
寶感素靈之符行玄聖之道靖大亂以求寧濟斯人於難
者泊文景之纂曆乃守文之有聲逮武宣之繼統亦王功
之有成然而關皇王之要道慙天地之至精仍踵秦之制
度尚沿秦之章程旣無聞於改作孰與發其聲明雖時乘

於六位實貽誥於三靈者矣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擬
帝圖積德而膺寶命政化洽於巖廊惠澤溢於號令四表
荷其亭毒萬物遂其正性帝典闕者旣補王綱弛者咸正
其德也彌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軌大同夷狄嚮風武功
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肇改正朔爰變服色至聖
也旣厝刑書亦廢囹圄鴻德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
其實龜威浮洛飛黃服阜一角九尾之瑞朝夕垆牧并柯
共穗之祥日月畿服超邃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牘其天
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綠圖詔青史降齊郊
下羸里登介丘以昭德同梁甫以播美摛記牒於無窮播

歌誦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往聖惡其鴻名百代之後下
王奉其英聲固皇極於造化合至道於神明豈不美哉豈
不美哉

王謀真記

謝偃

奧一氣未分之前二儀肇闢之始綿哉邈矣固無得而稱
焉泊乎立極斷鼇補天煉石三光抱日之帝九色乘雲之
皇龜文發而八卦成鳥跡命而六體備於是書契著矣文
籍興焉是以褒貶定于一言美惡在乎千里或揖讓以崇
文德或干戈而擅武功雖五運代昌三正更襲質文殊軌
馳驟異規莫不詳諸典策可備而言矣爰自近代迄乎周
秦兵革迭興英雄一作互起假名竊號者三分有二千紀

亂常者十居其九是以八維幅裂四海瓜分玉壘稱王金

陵謀帝重以中原塗炭戎羯憑陵文冠禮樂掃地將盡數

百年間未聞一作定一作正朔我聖王之受命也則九服翹心三

靈竚睠振乾維以綴象舉地絡以籠人曩者炎運將終九

域淪陷於是披丹霄而軒鵬翼駕玄海而截鯨鱗俯拔嵩

華仰迴星漢納風雲於懷抱鼓雷電於霄臆流雕矢於日

谷橫文劔於天外所以八秋乘風九夷請朔固可以包鎮

虞夏跨躡殷周於是體天制作順時立極進力牧於沮澤

求風后於海隅所以三傑並臻十亂咸集故能佐命垂統

飾化開業也所以神功茂績通幽洞冥反無爲於上皇復

淳朴於太素是以歌五英則八風順奏六德則百獸舞至

於素毳丹羽極飛走之祥頽萼華叢窮草木之瑞天無所
秘地無所隱圖史一作籍所莫紀篆謀所未詳莫不昭晰相

暉紛綸交映克庭滿園盈郊洽野豈止二氣運而景星出
三文著而神鳳儀而已哉於皇上帝於始月首日乃負斧
宸御華軒駐金根陳五輦千門既啓萬國咸萃金石備列
琛贐畢陳於是九司三事群公百辟相與端紱理纓趨而
進曰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所以取則謂地蓋厚皇王所以
受圖是知仰觀俯察明靈斯在上戴下履福應攸歸莫不
順之者獲昌違之者致咎臣逖聽邃古遐觀往謀睿君哲
主無易茲道雖復七十二代書契莫司至於登介丘基厚
地建顯號施尊名展禮告成其義一也此乃百王之壯觀

萬古之不業昔齊桓以三代之功處諸侯之位尚睥睨梁
甫捲顧太山况乎扼四海吞萬國寵九域括八荒如何湮
沒而無聞哉夫登封者所以易姓奉繼興絕崇功不可闕
也是可闕也則神可誣而天可欺矣今陛下乃欲貶惡百
靈拒絕群議虧厥真紀昧茲懿德使泰山指望梁甫失幸
金繩脫檢玉牒收文瑞日潛暉德星晦色此非所以發榮
舒德應天順時垂裕百代激流千祀者也臣等盡慮悉心
不敢奉詔曾計腹議切欲獻忠往者九章淪次五緯一作紀
失方遂令歸餘爽終履端乖始陛下既考之以玉律又則
之以金儀定千載之差辰正百王之廢朔符落下之明驗
復容成之妙旨此又聖德之感也伏願陛下上祗天休下

順坤德叶群神之望從億兆之心清蹕云亭鳴鑿岱岳肆
射牛之禮展大澤之詩垂緝幄而佇群神謁紫壇而陳衆
瑞使白雲朝起靈光夜燭應千齡之期流萬歲之響則四
溟受福天下稱秦臣等敢資靈貺合符瑞之至極願以固
請於是乃凜然動色曰過乎何辭之飾也朕聞惟德弗逮
罔有克惟言弗審罔有徵觀乎周漢之苟進退足惡矣縱
天命有在予將崇讓焉於是搢紳之徒俯而謝仰而頌德
曰

明明聖範巍巍至德玄化難名神功靡測上包乾蒙下括
坤城五岳塵銷四溟波息仁風綿浹惠澤下霈船海極琛
梯山窮貝九譯同德萬里齊信宿慧收芒朝雲解陳階冀
晦落庭軼晨鮮氤氳和氣蕭索非煙輪重壁合星次珠聯
鴻名始茂景祚方延霧闢雲岸霞褰日觀山川效祉人神
叶贊靈貺凝祥光華啓旦播美貞石馳芳柔翰德盈彌損
道積逾中禮成思大樂變推功讓爲政始益寡謙終千齡
展美萬古承風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

一作懼

言所貶州

三字文粹作貶所

量移流人吳

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
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
襲啗啗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
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太公一作甚一作失

厥趣臣為尚書即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
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
不免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
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
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一作不為也苟
一明大道施于人代集作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
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斂文粹闢
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惛惛而生林
林而群雲霜文粹霜雪文粹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
穴撓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

獸咀菓穀合隅而居交焉而爭際文粹焉而鬪力大者搏

齒利者齧瓜剛者決群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

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

焉曰黃帝遊集作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劑量然

猶太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

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集無此二字有能者叅而維之運臂

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公乃

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一作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

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

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

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
 求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
 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瘳
 煦寒以廖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妾乃下取虺蛇上
 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
 毆縱吏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
 有莽述成効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龐亂鉤裂厥符不
 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文粹作譏為也積大亂至
 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燭以電

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
 降霖雨濬滌蕩集作盪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人乃溲然休
 然相睎文粹作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剗集作剗屑屠剔膏
 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集
 逞于夷途焚折抵荷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
 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祖呼犒迎義族謹動六
 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
 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
 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
 鄉為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集作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初
 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文粹作小厲而有非大生而孥愷

悌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常

一作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

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末末無窮是故受命不干天于其人

休符不干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

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

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德文粹作法星壽鄭以龍衰魯

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

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

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乃黜休祥之奏貞符之奧思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

詩曰此下集有六字於穆敬德黎人皇皇集作之惟貞厥符浩浩將

將集作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煖文粹一作寒于爨沸一作炎以

澣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

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集作形輕以清我完文粹作

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神后之子子思孝

父文亦患已集作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集作神其祐焉載揚于

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滌

訟集作沿于比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成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戶文粹作神

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文粹有億字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

求求毗之人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

皇靈無替厥符

唐天志

歐陽詹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其集作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徒與
 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
 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乎皇唐百七十有
 五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
 命率道天與生生如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
 是歲之天也亨乎其正洞九霄之清澈清澈之中若有同
 夫有求者鬱乎其變浮五色以薰郁薰郁之中若有察夫
 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
 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煖艘願燥願濕罔

不從志其餘則三光流序六氣時行上至事事下均營營
 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
 求諸吹盪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
 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晴也非不風也非不寧也
 非不陰也非不明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
 晴物不乏其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
 不乏其寧合陰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
 其明實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為已物與其禍福配已得失
 而冥之欽若兢若温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
 玄之効文粹與夫人心能領天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
 得其心贈遺獻酌愜其中則財賄器物惟意是役一作牧

園臺隸唯意是用一作後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也土德勝天寶隨維唐皇帝則唐天子第九子也既克負荷上天所以雅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由肅穆寂寥絡繹虛無囊篋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麻施煙雲若自請帷幕而使張矣將灑潤散氣風雨若自請盆萋而使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請爐竈而使燂灼矣將先幽夜啓陰靈若自請燈燭而使昭明矣處植維茲含靈不折以莓莓熙熙蓋子祇父慈相為福釐也凡書惡紀善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鯁生則人

之一匹夫耳謳吟日月而為之志若簡策已載復何言哉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叅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紆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為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濠為春官之二集作三年昌黎韓公佗為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為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式文粹作或為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為理禁一作亦澄泓而清洪流者故列于斯志之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雜文十

明道

金鏡一篇

讀荀卿子一篇

訟忠一篇

雜說一

通儒道說一篇

儒義說一篇

相孟子說一篇

寓衛人說一篇

仲由不得配祀說一篇

鍼子雲時說一篇

詰鳳一篇

大儒評一篇

明道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
 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
 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
 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萬乘之尊
 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
 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
 亂之本源足一作是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
 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
 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一作憂
 持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
 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

愛於聲不貪于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人云桀紂耽于聲
 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于天年樂不
 終于一世以此為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
 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
 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
 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
 炮烙之刑剝孕婦剖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立為
 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
 衷不在乎偏射一作邊枕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
 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况於左道乎何况於不

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意理
 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
 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
 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入必廢遊波之功鴻
 鵠沈泥定無陵空一作雲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一作
 若使各令遂志一作古人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棟材為
 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
 小材為榱椽一作所有中三字亦作尺寸之木無棄此善
 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家
 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一作君有所
 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
 好民必從之

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
 忠者必少一作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噐
 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噐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誠
 夫玉不琢不成噐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
 於號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
 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讎視
 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斲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
 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
 浪一作流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
 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一作小升不可以盛巧詐不如
 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

心於辛紂殷湯則晉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
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求愚明主思
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
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
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
獸肆毒蟲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
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
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一作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
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一作哉
或云爲君難或云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
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

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

暴一作異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

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

殘見其饑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

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一作給是上無暴令之徵

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

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

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

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

公綽優於大國之老一作臣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

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拾短取長然後

為美一作善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
 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
 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魯參
 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
 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
 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
 是也棄已之命安一作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
 私讐袁一作爰益是也子一作挺身而執節孤直一作立而自毀
 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
 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求鑒一作鏡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
 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

遭越王所戮伍胥一作員竭力一作誠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

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

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

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一作國君處臣危亡之地

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

道違禮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

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

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

數則謂一作為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

番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

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

毛將安傳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一作世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愍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在一作是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已聊書下所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為嗤也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子而已矣晚得

楊雄書蓋尊信孟子因雄書而孟子益尊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乎世周之衰好事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集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訟忠

牛僧儒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虓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某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與衰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後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

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况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丘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虓後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

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
不謂反一作支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
恐史冊久謬誣惑為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哉

雜說一

通儒道說

李觀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
而外施訓凡仁義禮智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
化外俱復于天下為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
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為仁為義為信為
禮并行之為德愈德臻靖為道故二為儒之臂四為德之
指若忘源而決派薙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冲虚利害于

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自中而息豈前
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
鄙而窺外俱達誼也

儒義說

來鵠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其言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
者可器之士之號矣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
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唯論語
言當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禮記儒行篇如是非仲尼之
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
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
儒曰佛曰道何恠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

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爲武夫夫控弦荷
戈賤隸之徒也苟修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爲君子孔子曰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文所以遵乎
忠孝若武所以戰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某是
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爲世式

相孟子說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爲習而有利則心唯
恐其利至於傷人則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
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惟術之惡而不利其傷也爲仁
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治黥割也而咎繇豈
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縲紲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爲

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
以遵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可以治生也晉人
因醫以耽衛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
之善歟果以利能固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
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
矢匠之心而已矣旣以爲不利而動心則矢匠一作人之利

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良其工不得
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孤矢所以威天下則征不義
而後可殺也棺槨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
嗚呼爲臣而倍叛爲臣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
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人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

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爲誅矢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匠人一作函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寓衛人說

李甘

於衛有人焉汙羣潔獨師聖友賢不明於諸子間或從孟軻游在貧逃官將仕不妻宜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譎曰若雖不明於諸子然且從軻軻爲書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今聞若推養於弟避媒竄祿聖邪孟軻邪俱不識也對曰此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以養故不擇婚滋汝以累也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吾身也愉愉授枕者便吾身也孳孳受道術者便我心也若便然汝不見馬

牛羊豨乎同費芻豢也馬牛則免也羊豨則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以駕免豈惟芻豢爲然人有大焉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曰某聞會盟則牲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柰何吾母嗟曰汝誠得列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吾言謹我固受教於吾母矣不然我何以得專此如牽人言而戾毋心不知其子也鄉之君子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若人曾子哉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
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辨也商賢也子我才也
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性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

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則衛以仁為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疑作盡聖大之心嘆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為辭其耻而終為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為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於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能終緩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

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一作由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為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為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鍼子雲說

前人

或曰揚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之時豈儒者之為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鑿冲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

冲漠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
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楊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噫孔子真素王楊雄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
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
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效雍丘者也素
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
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
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
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去君子在理文粹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
得宜也將欲神之以爲鑑逮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
句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禍及文粹乃爲斯
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矰繳而
猶回翔其間邪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道之不行也
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
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
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譽惡
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扶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
則向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晦曉
而不昧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

有如是邪或曰古之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
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
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
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是文粹作魯雖仲尼日月其
德人之不侔然楊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
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放從文粹作從教邪且已不能信
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
可欺也哉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

不可文粹作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

用為右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令集作禁曰天下

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

於弟子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

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

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

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且五刑而况

况字集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終

